



□ 吉炳伟

画中一座城 城中一幅画

在河南，如果说一幅画与一座城联系最为密切的话，那一定是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与开封了。

《清明上河图》被称为北宋社会的“百科全书”，作为中国绘画史上最著名的作品之一，但凡有些书画及历史知识的人都不会陌生。打开长卷，首先扑入眼帘的是茂盛的树林，整齐的农田，散落的房屋，蜿蜒的河流，一列队伍在郊外缓缓而行，几只庞大的航船在纤夫的引拉下，向河岸靠近，一幅恬静悠闲的乡村景象。向城中进发的人们，有的赶着牲畜，有的带着货物，有的扛着行李。再往前走，气势恢宏的虹桥上人头攒动，一只巨大的货船正在过桥，不少人在驻足观看，还有人在喊叫着什么。穿城而过的汴河里船来船往，络绎不绝，或纤夫牵拉，或船工摇橹，有的满载货物，逆流而上，有的靠岸停泊，忙碌卸货。转眼间，高大的城门出现，纵横的街道四面延伸，两边的屋宇鳞次栉比，一派令人眼花缭乱的繁华景象。摩肩接踵的行人，有在路边交易的，有在茶馆休息的，有在叫卖邀客的，有在看相算命的，有在匆匆赶路的，还有骑马的官吏，叫卖的小贩，乘坐轿子的富家眷属，身负背篓的行脚僧人，打打闹闹的顽皮儿童。有人细心数了数，这幅长约5.28米的画中有牲畜83匹，船只29艘，房屋楼宇30多栋，车13辆，轿8顶，桥17座，树木180余棵。尤其是画中的814个人物，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衣着不同，神情各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这熙熙攘攘的人流和舟车生动地反映了当时汴京城内商品经济兴旺、交通运输繁忙、城乡关系密切、南北货物畅通的情景，再现了九百多年前我国都城社会经济生活各个方面的实况，可谓一幅活现、有情有味的汴京民俗风情图。

对于张择端的身世，史书上没有记载，千百年来一直是个难解之谜，有关《清明上河图》及作者的资料也只有几十个字，这些宝贵信息来自故宫博物院的《清明上河图》“石渠宝笈三编本”上金人张著的跋文。跋文全文如下：“翰林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人也。幼读书，

游学于京师，后习绘事。本工其界画，尤嗜于舟车、市桥郭径，别成家数也。按《向氏评论图画记》云：‘《西湖争标图》《清明上河图》选入神品’。”张著的题跋是关于张择端身世惟一的记载。对于张择端这么知名的画家来说，只有这区区不足百字的历史记载，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遗憾。但张择端也许想不到，他的这幅画卷与开封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紧紧连在了一起，近千年前，张择端把现实搬到了画卷，而千年后，开封人又把它从画卷搬回了现实。

1992年，勤劳朴实的开封人在开封城西北隅修建了一个公园，名字叫清明上河园。这个园子占地600余亩，按照1:1的比例，把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复原再造，真实地展示了北宋时期京都汴梁的城建格局、社会生活和市井风情。每天上午9点钟，清明上河园都会开园迎宾。远古的历史被重新激活，真有“一朝入画卷，一日梦千年”的时光倒流之感。现在人们到开封，必到的一个景点一定是清明上河园，清明上河园已成为开封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一张亮丽名片和抹之不去的特殊符号，有时甚至成了开封的代名词。

走进景区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座高大的张择端石雕塑像。张择端身着长袍，神情庄重，目视前方，手里捧着呕心沥血画就的《清明上河图》长卷，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汴京昔日的繁华和历史的沧桑。塑像后就是刻有《清明上河图》浮雕的影壁，完整地展示了长卷的主要内容，让到开封旅游的人们一睹《清明上河图》这幅举世名作的风采。景区内城门楼、虹桥、街景、店铺、河道、码头、船坊等，与张择端画的《清明上河图》如出一辙；酒楼、茶肆、当铺、水井、马车、花轿等，也可以在清明上河图中找到影子；官窑、汴绣、木版年画、吹糖人等现场制作；民间演艺、杂耍、盘鼓、气功、相扑、博彩、斗鸡、斗狗等现场表演使千年名画活了起来、动了起来，充满人间烟火气息。还有那身着宋装沿街揽客的吆喝声，武大

郎卖炊饼的叫卖声，招亲队伍的呐喊声，押送罪犯的呵斥声，开封府尹包拯巡视漕运的威武声，让人身临其境，融入其情，陶醉其中，真有一朝步入画卷，一步跨入宋代的奇妙感觉。晚间的大型晚会《东京梦华》更是出神入化，把游园活动带向高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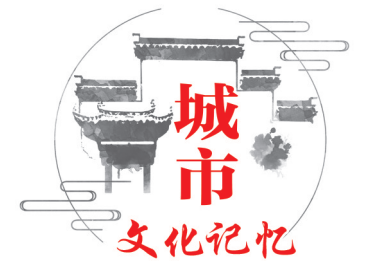
作为一个开封人，可能没有人不知道张择端的，也没有人不敬重张择端的，更没有人不感谢张择端的。可以说没有张择端就没有《清明上河图》，没有《清明上河图》就没有清明上河园，没有清明上河园就没有开封旅游的空前繁荣。当然，《清明上河图》对开封的影响远不仅仅是缔造了一个清明上河园，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和浓烈的家国之爱已融入了这座城市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幢房屋、每一个角落。漫步开封街头，纵横交错的街道有图上街巷的痕迹，各式各样的路灯有图上宫灯的模型，沿街而建的房屋有图上店铺的样子，蜿蜒穿城的水系有图上汴河的气韵。整修贯通的古城墙，高大雄伟的大梁门，古色古香的书店街、马道街、双龙巷、鼓楼街，总感觉与张择端笔下的汴京似曾相识。晚上华灯初放，灯火璀璨，龙亭湖、包公湖、汴西湖波光潋滟，桨声灯影，还有那一个个车水马龙、人声鼎沸、香气四溢的小吃夜市，不正是一幅立体的、彩色的、充满神韵的清明上河图吗？

《清明上河图》对开封的影响远不止这些。我在开封工作期间，无数次地研读《清明上河图》的无尽神韵，无数次地与张择端隔空对话，无数次地追寻这座城市的历史渊源。我庆幸来到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庆幸有《清明上河图》这张千古名画，庆幸有张择端这个“老朋友”。每当研究城市建设规划，都会拿《清明上河图》作蓝本；每当审查城市建设项目，都会拿《清明上河图》作参考；每当建设城市公益设施，都会拿《清明上河图》作比较。以至于城建设计单位到开封做项目，第一课必定是研究《清明上河图》。记得当年研究开封的城市风貌，提出了“新宋风”的概念，要

求既要研究宋代建筑的形式、风格，又要研究现代建筑的特色、语言，将现代建筑形式与传统建筑结合起来，形成“外在古典、内在时尚”的城市风貌，体现“海纳百川、开放包容、坚忍不拔、生生不息”的城市精神，使开封的城市园林、街道、路灯、标牌、候车亭、桥梁、垃圾箱、公厕、导示牌、街景小品、雕塑等形成自己独特的城市建设风格，摆脱千城一面的尴尬局面。当时我们参考的宋代城市蓝本就是这幅《清明上河图》。令人欣慰的是，经过不懈的努力，开封做到了这一点，老城改造中宋风宋韵彰显，张择端画笔下的不少景物得到重现，不少绝活儿得到挖掘，不少理念得到延续。不仅老城区改造，新城建设也吸纳了不少《清明上河图》的元素，新建的博物馆、规划馆、美术馆、星级酒店、商场公寓，到处可以看到《清明上河图》的影子，一幅极具魅力的现实版清明上河图正在新一代开封人手中绚丽展开。

“繁华梦断两桥空，唯有悠悠汴水东。”在桥上船舶的往来穿梭中，在桥上车马的拥挤喧嚣里，岁岁光阴流逝而去。“谁识当年图画日，万家帘幕翠烟中。”张择端的一幅《清明上河图》让开封这座城市有了美好的记忆，而历史也正如这一条咏叹不息的河流，遥接古今，昭示未来，绵绵不绝，演绎着一代代人的过往和沧桑，承载着代代人的梦想和希望，描绘着一代代人的命运和影像，最终绘制成一幅屹立于中原大地、垂挂于广阔时空的巨幅华丽画卷！

（作者系河南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曾任开封市委书记）



在“云端”生动传播红色文化

□ 张丹丹

云讲解、云比拼、云观赛，3分钟讲一个红色故事，现场评委与在线新媒体评审团联合打分……前不久，由中宣部指导，有关部门联合主办的“致敬国家丰碑——全国红色故事讲解员大赛”——“云端”开赛，以其新颖的形式，生动讲解红色故事，让人耳目一新。

红色文化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形成的宝贵财富。习近平总书记对传承红色文化高度重视，指出“要充分挖掘和利用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红色文化资源加强文化建设”“坚持政治性、思想性、艺术性相统一，用史实说话，增强表现力、传播力、影响力，生动传播红色文化”，并强调“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借助互联网等新技术，新媒体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有利态势，创新红色文化传播方式，让红色文化的力量更生动更直接地触及人们的心灵，的确展示了广阔的创意空间。

新媒体具有双向互动、丰富、及时等特点，这为红色文化生动传播提供了新平台和新载体。新媒体背景下的红色文化传播，能够满足

用户随时随地获取信息的需要，是信息发布者、传播者和用户最为便捷有效的沟通途径。新媒体拓展了红色文化传播的路径，可以更加有效吸引用户注意力，实现信息传播者和接受者互动共融。“致敬国家丰碑——全国红色故事讲解员大赛”积极运用“5G+4K/8K+AI”科技创新成果，着力提高活动的吸引力感染力，把大赛打造成了一流水准、喜闻乐见的媒体活动。这是一次融合传播的大赛，发挥了全媒体多平台的融合传播优势，是新媒体背景下红色文化生动传播的有益尝试。在本次大赛的新媒体赛段，晋级的专业讲解员和志愿讲解员连线北京演播室，由专家评审团对这些讲解员进行实时连线考核；比赛还开设互动演播室，特设照片墙收集网友留言，记者与网友实时互动，并连线参赛选手和红色故事里的当事人，将红色故事、红色精神展现得更加全面和深入。

这次广泛参与的大赛，汇聚了全国近万家烈士纪念馆、烈士陵园、革命博物馆、红色景区的上万名专业讲解员。同时还推出了“人人都是红色讲解员”H5（Html5，简称H5，是一种在移动设备上支持

多媒体应用的超文本标记语言，具有良好的兼容性和互动性）专区，吸引了全社会各行各业的志愿讲解员，特别是年轻选手开展志愿组比赛。大赛启动以来，志愿组选手踊跃参赛，H5累计报名2000余人，有近1300名选手通过了审核。志愿组选手来自社会的各行各业，从刚刚年满18岁的稚嫩面孔到93岁的耄耋老人，用他们精彩的讲述，表达着对红色文化的热爱。在这1300人中，26岁至35岁的选手占比最大，为53.03%，80后、90后选手最多。这些年轻选手用充满网感的讲述方式给红色故事带来了“年轻态”：来自四川武警的志愿讲解员林蒙把说唱音乐和红色故事相结合，用青年人更容易接受的方式讲述红色故事；特殊教育学院的漫画老师、志愿讲解员王晓蕊通过自己制作的手工立体书讲述了一段疫情期间发生的故事，随着立体书逐页翻开，新冠肺炎康复者唐树林十多次捐献恢复期血浆的故事也缓缓展开，血脉流淌结成生命传递的赞歌，血脉联结凝成最美的红色中国结；列车员邓雨蒙在去往井冈山的列车上讲解和当地相关的红色故事等等，释放出红色文化吸引力。

真实的力量最能打动人心。红色讲解员们讲述的红色故事，跨越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展现了建党以来各个领域的英雄人物，为观众树起了一座座永恒的丰碑，让红色的故事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广为流传。这其中有战争年代的英烈，如大家熟知的陈延年、陈乔年、赵一曼、恽代英、韦拔群，以及像“盲人宣传队”这样的无名英雄。还有人们心中的当代爱国英雄，如“为祖国备份”的邓清明以及众多科研工作， “拾荒校长”吴定富，守岛人王继才和王志国父子的故事等等，也感染着“云端”的每一位观众。“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在红色讲解员讲述的故事里，不仅传达了感动，还传达了红色精神的传承和延续。



张謇：在传承中推进书院革新

□ 梁林军



私塾、义学与书院是中国传统文教公共载体，作为传统士人、科举时代的状元，张謇受益于义学和书院教育。张謇曾在南京钟山书院、惜阴书院求学，师从钟山书院山长李联琇、惜阴书院山长薛时雨，并且向凤池书院山长张裕钊同学。张裕钊后至北方保定莲池书院任职，张謇还曾专程拜访。1893年，张謇三兄张謇在江西贵溪任职时，修缮、扩建象山书院，张謇积极献策，为书院作《移建象山书院记》。张謇先后任翰蘖监青书院、崇明瀛洲书院、江宁文正书院、安庆经古书院等书院山长。其中任职时间较长、倾力较深、有鲜明个人特征的无疑是江宁文正书院。

儒家士人有设学教人、承前启后的传统。书院之所以成为中国传统文教的有效载体，恰恰在于儒家士人事业有成后，会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延聘优秀学者，设立书院，通过教育回馈社会，承前启后，“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各地设立的书院除了传授孔孟之道，往往也是当地杰出士人、文人的纪念场所。比如张謇重修贵溪象山书院时，就新设陆九渊、谢叠山的祠堂。谢叠山是贵溪人，与文天祥同科中进士，在中国历史上与民族英雄文天祥并誉为爱国主义的“二山”。张謇认为，设立纪念祠堂的意义在于使得在此处读书的士人“尚友古贤”。江宁文正书院由江宁布政使许振祜于1890年在八府塘建立。据张謇记述，“自布政使奉新许公以湘乡曾文正公再造江南，而在江宁尤久，建立书院，俾邦人士永无穷之遐思，于是江宁有文正书院。”

重在经世致用

文正书院虽然建立较晚，但是张謇携新科状元之望加盟，又由晚清重臣张之洞（以两湖总督署理两江总督）延聘、力挺，江宁文正书院自然名震一时。状元张謇执掌书院吸引了不少士人前来就学，其中著名的，据张謇自述有：江谦、江绍岷、束曰琯、陆宗舆、郭鸿治、郭文彬、潘世杰、沈书升以及张謇的从子张亮祖。张謇当时还应安徽巡抚沈仲复（秉成）之聘，兼任安庆经古书院山长，沈氏曾以安徽巡抚署理两江总督。

文正书院坚持科举应试的辅导功能。“制艺、策论、诗赋不必不得人”“制艺验其所学而非所以为学。”张謇认为，科举考试是考察学识的方式，却不是学习的目的。张謇是科举状元，并且科举之路很是坎坷、经历丰富，坊间对其状元之路也颇有传说。江宁文正书院吸引众多学生报考，其中大概不少都是冲着“应试”而来。当时科考“无用”的弊端逐渐显现，科举政策在制艺、律赋之外试用策论，但是政策也摇摆不定。张謇并未摒弃制艺、律赋，定义正书院的课艺“以一制艺、一律赋及七言十二韵长律诗为格”。张謇认为课艺是科举之本，因此他在课艺方面用力较多，勤勉批阅试卷，有时一天竟然校阅一百五十本之多，自言“生平校阅之苦无过于此”。

书院教育应回归经史，夯实基础。清朝从行省到州县都有书院，稍具规模的书院都有学生读书的场所，有经费、有藏书，并且在学术上强调效仿古贤、不拘一派，在科举制艺方面则采用官学朱学。张謇认为，“学莫先于经，而史次之”，科举选拔出来的人才，多数人读书的目的是功利的，急于求成，不过是摘一些辞藻、典章修饰自己，炫耀于人。针对当时的社会现状，张謇认为光建书院是不够的，书院的学习要回归经史，弱化科举的功利化目标，夯实学问基础才是本质。

1897年，张謇为革新书院教育，在文正书院新设西学堂，在汉文之外，增设英文、翻译、算学三门课程。文正

书院也逐渐拓宽课程范围，“至每次课题，分时务、算学、兵、农、矿、化学”。为解决江宁文正书院的经费不足问题，张謇曾呼吁在江宁城内外山上造林，补贴书院经费。

推动书院革新

有清一代，大部分书院与官学无异。光绪二十七年，诏令各省书院改为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的书院改为中学堂，各州县的书院改为小学堂。南京的钟山书院改为大学堂，江宁文正书院则改为中学堂。此时，张謇也曾参与江阴南菁书院改革风潮，建议将其改为文科高等学校。张謇是书院革新、新式学校的倡导者，他认为，在改书院为学堂的过程中，不能简单以科举教育对应大学教育，有些书院学生没有达到高等学堂的要求，但是因为所在书院改为高等学堂，学生也水涨船高。张謇认为，办学者得有主观，办学就要堂堂正正，不能扶墙摸壁，用脚后跟走路。

1901年，张謇辞任文正书院山长，回乡专门管理纱厂事务。文正书院于1902年改成府学，即江宁府中学堂。1927年，江宁府中学堂与原钟山书院、后改为江南高等学堂的江苏省立第四师范合并，成立江苏省南京中学。

张謇出于于书院，然而在“三千年未有”之变革时期，张謇是科举改革的呐喊者、推动者。他大力推动现代学校教育，并且身体力行，“父教育、母实业”，一生创办了近400所学校，是我国近代学校教育的拓荒者和开路先锋。张謇对学校教育的探索和实践，恰恰是基于“为往圣继绝学”的士人担当，承继了中国传统文教的精髓；他创办学校，广兴教育，秉承了儒家设学教人的精神和理想；在他的改革中，书院精神有了更有生命力的表现和承载，而其目的是在国文之外，学习科学技术知识，使国人适应工业文明，护国保种。

